

西洋文藝史

任白濤著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西洋文學史 前卷

第一章 總論

時代精神——孔德的實證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其影響——

科學萬能時代——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物質文明——激烈的

生存競爭——物質慾的增大——從生活難來到的苦悶——貧富的

懸隔——個人與社會——法朗士的故事——沒趣味的生活狀態——

——范爾哈倫的詩『漁夫』——

文學常爲時代的反映，而在任何時代，都有做文學中心或根底的思想。

做那時代一切活動的心軸，運轉着時勢的根本精神，就是世人所說的時代精神。在文學的背面必有這個時代精神，自不待言。

在近世做了這個時代精神的，便是自然科學；而做了這個科學精神的先驅的，是法蘭西的哲學者孔德 (Auguste Comte) 所唱的實證論。

照孔德之說，凡是知識都要經過二個階級：第一是神學時代，在此時代，任何現象，都可用神力，靈力來說明，卽世間一切的事，都是以靈妙不可思議的超自然力爲基礎。更進而入於第二的形而上學時代，便以抽象的觀念——在人的頭腦中所包含的無形思想——來應付一切。及至入於第三之實證時代，這才離開空理空論，以自己直接的經驗與觀察做基礎，不研究一切的現象與結果，便不滿足，這就是正當的科學。即非如第一第二時代那樣的專事尋究一切事物的根源，或解決闡明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只想知道事物的關係和現象的法則。現在把孔德的這種說法，從歷史方面看來：大概第一從古代到中世的宗教全盛時代；其次更移於從文藝復興期到十八世紀的學問時代，即智力和思索最見重於世的時代；而到第三的實證時代便同近世一樣，就是物質的研究時代，完全不把所謂上帝或心靈做相手，並且也絕對排斥抽象的哲學的思索。這個物質的實驗的研究，就是近代精神的特徵。

孔德的『實證哲學』“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出世以後，又過多少

年數，達爾文 (Darwin) 的『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公表，全歐思想界遂起了一大革命。哲學，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等所有的方面，差不多沒有不受達爾文文學說的影響。人類是從下等動物，漸漸地發達，進化的了，從單簡的到複雜的法則，支配着一切生物的學說。當然在以前已經有人唱道過。又類似進化論的觀念，即在澳洲中央的蠻人間，從來也有相信的。但把這個進化的理法由自然淘汰，適者生存，即優勝劣敗的學說，下明晰的解釋的，這完全是達爾文之功。

這個進化論和實證哲學，忽然給歐洲人心以激烈的動搖。尤其是如英國的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以這些學說做根底另組織一家的哲學，要想證明國家的興亡，宗教的盛衰，一切社會問題，科學與神學的關係，勞動與資本等的問題，都是以生物進化論的理法為根基。但這不僅斯賓塞近世的學者和論客，對於一切問題，許多都是以這個進化論為基礎；如在歐洲方面吵得很利害的人種改良論 (Eugenics) 等，就是一個例子。在文藝方面，泰尼 (Taine)

的批評論，把詩文發達的歷史，完全看做人類進化現象的一部；薄留基爾 (Brunetiere) 也公表文學之『種族進化』“L' Evolution des Genres”的學說，這到後段，再行說明。

像這樣地，科學的精神，遂成思想界的中心，現出可以說是科學萬能主義的時代；以年代來說，從一八四〇年到七〇年，約三十年間，算是達於最高潮的時期。

這個影響，直接地最顯著地表現出來的，不消說第一是自然科學的發達：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等近世的大發見，許多都是在這個時期成功的。第二，從來在哲學領域內的精神科學，完全改變舊態，走入實驗的研究之道路。以前憑藉哲學的思索的事物，到了現今，與物理學，化學同樣地概都用經驗做研究的基礎。就中如心理學的研究，同以前赫克爾 (Hegel) 和蕭林 (Schelling) 的時代，全異其趣，也一變而以生理學、物理學、或數學為基礎了：以海爾巴特 (Herbart) 的經驗心理學為起頭，及至斐

希納爾 (Fechner) 馮德 (Wundt) 諸人出世，遂完全成了獨立的優秀的實驗科學。又如倫理等學也是這樣地全然把面目一新了。尤其是對於文學美術的研究，也把從前的抽象的論議拋棄而改從心理學、物理學、社會學乃至生物學上去研究了（參照第二章哲學項）。

上述是科學的精神表現於人智方面的現象，再講情意的方面，那也是前古未有的物質的進步。

凡是文化的發達，都可分成三大別去觀察：第一是在宗教、道德、科學、文藝等精神的方面；第二是社會的方面，即政治法律的發達；第三是物質的方面，即直接關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衣、食、住的生活狀態。而一看古來的歷史，有第一方面特別發達的時代，也有第二、第三方面特別發達的時代。即在從古以來的文化進步的歷史上，每一時代都各有其可以誇稱的事情。在近世即第三之物質的進步上，是見着前無類例的發達了。極端地說：在第一第二精神的，社會的方面，近世或者劣於古代，或者一點進步也

沒有，另有第三方面，算是見着驚人的進步了。從希臘時代，到十八世紀末的二三千年間的物質的進步，決比不上近百年間的進步。這個原因雖多，隨着自然科學的發達而發生的諸種發明，畢竟是主要的直接原因。

古代的人，光會睜開驚異的眼，讚嘆自然力的強大，或者以畏懼之念而跪倒它的膝下。『人類大，自然更大』這是詩人拜倫 (Byron) 的歌唱。但到近世，蒸汽力和電力的廣大的能力，差不多沒有邊際，人類征服並驅使自然之力的偉大，不是更足以使我們讚嘆嗎？

先說機械的發明：紡織、採礦及其他種種製造機械，乃至電報，電話之類，汽車汽輪，以及飛機，一切交通機關，差不多都是科學萬能時代以後的發明。做今日物質生活的三大材料煤、棉、鐵，製造這些的能力與運用，驅使這些的能力，同時而為相互的發達。這些可驚的進步，在前世紀中到今世紀之間，真算把世界的外觀改變了。

人類在外部生活的這種絕大的變化，怎能不影響到內部生活即精神的方

面呢？論近世的政治、宗教、道德、文藝等的，都應以這個物質的變化爲考察的中心。

交通機關和製造機械及其他的發明，忽然成爲近世商工業的可驚的發達而出現了。電報、電話、汽車、汽船都把空間征服了，隔着雲山萬里的異境，在近世，不過十數日的行程。世界算是因交通機關的發達而顯然地被縮小了。近世的文明國民，正在跋涉五洲，從事殖民貿易。在另一方面，殖產工藝的發達，增加世界的富力，現出顯著的經濟上的進步。即以資本增加，同時消費率也激增起來。就各個人說，生活忙迫，必須做比快活的古人多兩三倍的工作，同時生活程度即衣、食、住的狀態，也大其奢華了，這是自然的趨勢。與物質的快樂材料豐富，同時人們的物質慾，也益發地受刺激了；因之多爲貧窮所苦，想富而謳歌黃金萬能的風潮遂不得不盛興了。於是前無類例的激烈的生存競爭，遂成社會上難免的現象。

跟着人智的開發，人們享用物質的豐富的材料之力，當然也要加大起

來。除去法國，近世歐洲強國的人口增加率，都很利害；因之人個的物質慾愈難滿足，而生活也益發困難，生存競爭也益發激烈了。

對於物質生活的近世人的努力，比諸古代、中世，何只十倍。結果不久就成原因：物質的進步愈顯著，生活的困難愈增大，生活愈困難，人們都向此方面努力，因之物質的進步，遂益發顯著起來。

『求速』是近世人最重視的事情。誠如勃郎(Brown)所說『現代重要罪惡之一是一『急字』。的確，使他人佔先，是近世人最不能忍耐的。縱然一進再進，也決不會滿足。就是一步也要同別人競爭，只怕落人後的不安躁急，寸刻也不離心頭。個人與個人，外表好像親密，內心實在互相爭鬥。什麼協會，什麼團體，這都不過是結合者想在競爭上造一方便而已，

如以上所說，衣、食、住的問題，對於近世文明國人，具有古來未曾有的重大意義。德國某人說近世的社會問題，畢竟是胃的問題。這是有意義的話。要說近世一切罪惡、病弊，都是以這個問題做中心，也決不是過甚之

言。常表現於近世文藝上的煩悶、苦惱，縱然有後述的思想上的原因，但有力的原因，在生活壓迫，這一點是應注意的。人類本有生存的慾望，即叔本華（Schopenhauer）所說的非理性的、無意識的、盲目的生活意志（Wille Zum Leben），或古代羅馬的塞耐喀（Seneca）所說的生存熱望（Aviditas Vitae）。因為這個生存與生活在近世倍加困難，人心當然要陷於很深的苦悶中。

在近世的歐洲，沒有如古時的貴族、僧侶；階級制度破滅，成了自由平等的世界；成了個人與個人實力競爭的世代。無論是如何的資產家，一旦競爭後人，便立刻要遭逢流離落魄的悲運。即在行住坐臥，一時片刻之間，這個生活問題也不能離開人們的心頭。尤其是暴發戶（Paveur）即如杜德（Alphonse Daudet）的小說“Le Nabob”中所描寫的出身卑賤，一躍而獲得鉅萬之財，橫行於社交界的暴發黨，在近世是多起來了。因為只要有黃金勢力，便可藉此而得到名譽、地位和權力，所以富者還是苦心焦慮地想求更富。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遂生出社會的種種病弊來。騷拉（Zola）一流的自然

派文學中所描寫的民衆社會的悲慘狀態——生存競爭的劣敗者、落伍者的浮浪生活——在近世文明進步的國家，漸漸地利害起來。近世歐洲各國的需要救濟的悲慘狀態，決不是我們想像所可及的，不信可到倫敦的貧民窟去看看！又，犯罪者，自殺者，年年增加，也是統計上明顯的事實。

近世雖是個人自由被尊重的時代，但因爲有這個激烈的生存競爭，所以個人得不到隨意運用那個自由的餘地。因此之故，個人對於社會，都感覺自己的軟弱，而苦悶也就多了。

有下面的一段話：

有個正直的菜店老人，在很繁華的市街的某店前，停了菜車，等着受取蔥錢。不奏巧，警察來到說：『快點去！老人低聲說：『菜錢還沒付』。警察不理他，仍是嚴厲地催他走。末了，這老人，以『抗拒法權，侮辱官吏』的罪名，被捉將官裏去。這在老人自然是毫不知覺的事情。法官不聽這個可憐老人的話，光聽警察片面之辭。爲了賣

菜，遂受了拘留兩星期，罰金五十佛郎的宣告。後來老人出獄，以前的舊主顧，都被別人奪去。而且說他是犯過罪的人，都不同他交易。老人益發貧窮，遂想出一個辦法：拿從前受拘留的話語，再去街頭的警察說，若是再拘留，却可藉以得到食宿的地方。但是那警察這回在狂風驟雨中靠街燈的柱子立着，無論怎樣受辱，也全不來同他作對了。可憐的老人，也就沒法了。

這是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所寫的短篇，成了一幕劇的“Craquebille”的梗概。在一方面是要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世社會，因為由激烈的生存競爭而生活困難，所以如何冷酷，如何殘忍地來壓迫個人，這是用作者獨特的諷刺筆法寫出的。

還有關聯於生存競爭的事情，就是物質文明。把人們的生活俗化了；換言之，人們的外部生活都成了散文的，而把以前的詩趣失掉了。古時重鑑賞，近世重實用。古時喜珍貴，近世尚數多。比方一件東西，古時用手工精

心做的，近世在大工場可一時地製造許多；縱然說有實利實益，但在那個製品上，沒生命也沒趣味。假定把古時品物算作繪畫；那末近世就是攝影了。任何事情，都是這種狀態。要之，物質的進步，使近世人的外部生活成了很無意味，很枯淡的生活；生活的快樂實在抵不住物競的苦痛。有人說近世是『緊迫』與『醜陋』的時代。

比利士的詩人范爾哈倫 (Verhaeren) 所作的『漁夫』"Les Pêcheurs" 是有名的詩，現在介紹它來結束這篇總論。把很辛苦地住在齷齪的世界，一意專心地計較錙銖。不啻溫和的情愛之美，也不知有餘裕的生活之樂，除了自己一身，不遑顧及他人的近世人，比作在爲雲霧所閉鎖的黑暗的水上投網謀利的漁夫。——這是詩的主意。專意求利，不覺得身傍有人，也不互通言語，更怎能夢想到頭頂上輝煌着的美麗的星光——這是本詩末段的秀句。

Dites, si dans leur unit, ils s'appelaient

Et si leurs voix se consolaient

Mais ils restent mornes et gourds,
Le dos voûté et le front lourd,
Avec, a côté d'eux, leur petite lumière,
Immobile, sur la rivière,
Comme des blocs d'ombre, ils sont là,
Sans que leurs yeux, par au delà
Des brumes âpres et spongieuses,
Ne se doutent qu'il est, au firmament
Attirantes comme un aimant
Des étoiles prodigieuses,
Les pêcheurs noirs du noir tourment
Sont les perdus, immensément,

Parmi les loins, parmi les glas

Et les là-bas qu'on ne voit pas;

Et l'humide minuit d'automne

Pleut dans leur âme monotone.

es Village Illusoires.

(大意) 在黑暗中他們互相呼喚的時候，那種聲音可以作為慰藉。

然而他們是已經癡痺了，憔悴了。背如弓，頭很重，傍邊不動，細小的燈光照河上。這些人絕似黑影的聚集。眼力本可達到彼岸，却為濕霧瀰漫而不見。磁石般地引誘人的星的奇妙之光，雖然高懸在天頂，他們仍是朦朦矓矓。

為黑暗的悲愁所包圍的漁夫，他們正如失去的鐘聲和遠去的人。露滴的秋夜，嘆息在他們單調的心中。

在近世人的生活裏，實有這樣的悲慘事，是誰也不能否定的。

第二章 『世紀末』的諸相

第一節 時代變調的原因在自然科學

時代的情調——所謂『世紀末』——昔與今——時代的變調與文學——
——基礎是自然科學

在文藝的背後，必有『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即前述的以科學的精神爲中心的近世生活的特徵——究竟是如何的東西？現在要先把它概觀一下。

時代的種種特徵，不久就會形成固有的一種情調或色彩，而只要是生息於同一圈內，呼吸同一空氣，無論如何的英雄豪傑，無論是如何的事業，沒有不多多少帶點這種情調和色彩的。當然也有戴假面具的偽善者，也有避危就安的卑怯者。這雖然是因各人的境遇與情性的差別而有多少深淺的相異，但那能與別時代明瞭地區別的情調，不論在何處，都是可以認得的。像近代這

種情調顯著現出的時代，可說是前古未有的。比方古昔的宗教改革，美洲發見，這種大事件發生的時代，一代的人心，要因之大受動搖，是當然的。這些都沒有像近代科學上的新發見與物質文明那樣地會直接變化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即衣食住上。無論在什麼時代，多數民衆的心境都是很寬闊的，單只思想上的問題，是難以動搖他們的，而一旦成了衣，食，住的問題時，人們的心境，這才會緊張起來；這才會使世界呈出非常利害的變調。近世所以特別顯明地帶着與別時代相異的情調者，全是衣，食，住方面有了激變的緣故。尤其是受教育，有智識而能夠很深切地嘗味近世生活的真趣的人們，或是在現今做時代活動的實際中心的中流以下的社會，這種情調當然是要更其顯著的。

許多人稱這種情調爲『世紀末』(Fin de Siècle)；意思是說在前世紀的末年，這種情調，最是顯著。但世紀的區別，元是人類隨便製造出來的分割，與所謂思潮變遷的經路，全沒有什麼關係。十九世紀縱然變成二十世紀，這